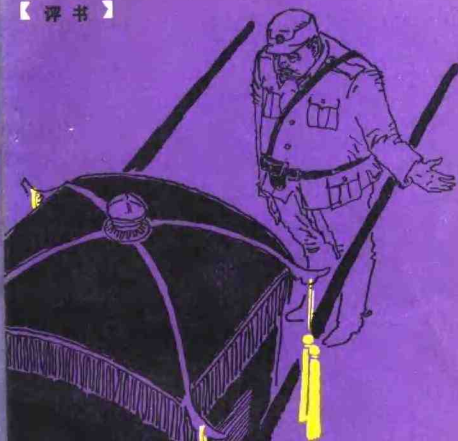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评书】



三打乌龙镇

何亮伦 张华荣 原著
刘兰芳 王印权 改编

239.87
B

三 打 乌 龙 镇

何东伦 张华荣 原著
刘兰芳 王印权 改编

责任编辑 任 勇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8.25印张 160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56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3·382 定价0.65元

内 容 简 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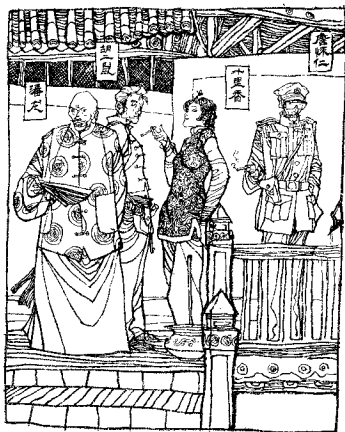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四年底，红军长征路过乌龙山区，走马扫荡了乌龙镇上的国民党反动派。主力转移后，留下几位伤员。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，“星星之火”迅速形成“燎原之势”，建立起一支神出鬼没，令敌人胆战心寒的游击队。

游击队同乌龙镇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，经过母猪峡夺枪、龙潭寺俘俘、卧牛沟伏击、“杏屯村”除奸、截捉税察长、布衣乌龙镇等一系列较量，终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，里应外合，打下了乌龙镇。

本书曾由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同志在全五十家电台连续播讲，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，引起强烈反响。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，现将本书付印，以飧读者。







目 录

第 一 回	小虎换人头	(1)
第 二 回	激战乌龙口	(10)
第 三 回	乡亲救伤员	(20)
第 四 回	怒斥潘成龙	(30)
第 五 回	李老汉退敌	(41)
第 六 回	买药进县城	(51)
第 七 回	李喜梅上山	(61)
第 八 回	巧遇郑黑子	(72)
第 九 回	走访周铁根	(81)
第 十 回	母猪峡夺枪	(92)
第 十一 回	巧施哭丧计	(102)
第 十二 回	智闯沙河渡	(112)
第 十三 回	马登云中计	(122)
第 十四 回	振山闯龙潭	(133)
第 十五 回	二打乌龙镇	(143)
第 十六 回	卧牛沟伏击	(154)
第 十七 回	姑嫂双进城	(164)
第 十八 回	“杏花村”斗敌	(174)
第 十九 回	詹怀义行刺	(184)

第二十回	胡二鼠盗书.....	(194)
第二十一回	走马岭截轿.....	(205)
第二十二回	视察长到来.....	(216)
第二十三回	智斗特派员.....	(227)
第二十四回	潘成龙设宴.....	(238)
第二十五回	奇袭乌龙镇.....	(247)

第一回 小虎换人头

革命创业百战艰，
碧血染得红旗鲜，
苍山播下一火种，
赤焰熊熊照河山。

四句诗言道罢，引出一段革命故事。这故事发生在豫鄂边区，淮河源头的乌龙山一带。这乌龙山东西走向，山高林密，蜿蜒数十里，远远望去活象一条大黑龙。在乌龙山的北面有个大集镇叫乌龙镇。

一九二四年夏季的一天清晨，人们还没起床，就听街上有人喊：“快出来看呀，东门外的人头换了。”这一喊，象扔下一颗炸弹一样，把熟睡的人们全惊醒了，急忙从床上爬起来，登上鞋，顾不上洗脸梳头，跟头把式的往东门外跑。霎时间，乌龙镇东门外人山人海。男女老少，士工农商全来了。大家围着一根旗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旗杆顶上挂着一面大红旗，呼啦啦迎风飘摆。旗下吊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，龇牙瞪眼。地下有斑斑血迹，看样子人头刚挂上不久。围观的老百姓仔细地瞧

瞧人头，又惊又喜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：“哎！旗换了，人头也换了。”“谁干的？”“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干这事的人，是这份儿的。”说完一竖大拇指。这个说：

“这回可给我们报仇了。”那个说：“痛快！一会儿回家炒几个菜，喝上二两，好好庆贺庆贺。”

那位同志问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怎么又换旗，又换人头的？挂着这颗人头是谁？别急，这我得交待几句。

挂着的这颗人头是当地首富，有名的大恶霸，外号叫“潘扒皮”的脑袋。“潘扒皮”的儿子是乌龙镇伪区长叫潘成龙，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外号叫“活阎王”。潘家父子，在这一带顶风臭出四十里。他家良田占有千顷，镇子里的大买卖，什么油盐店、绸缎庄、杂货铺、粮食仓、金银行子、客栈房几乎都是他家开的。他家有錢有勢，为富不仁，仗着是区长，势力大，刮净地皮，喝尽民血，对老百姓骨髓里榨油。他家越来越富，老百姓越过越穷。常言说：官逼民反。乌龙山一带的穷人，组织了农民暴动队。队长是个打猎的，叫张玉奇。大年三十晚上，张玉奇带领暴动队攻打乌龙镇，因为寡不敌众，暴动失败。张玉奇掩护农友撤退，不幸身负重伤，落入虎口。“活阎王”潘成龙对他严刑拷打，叫他交出暴动队员名单，张玉奇宁死不屈，始终不讲。潘成龙恼羞成怒，三天前，在镇东门外把他杀害了。为了杀一儆百，把张玉奇的首级悬在东门外杉木旗杆上示众。可是昨夜晚，不知是哪位英雄豪杰盗走了张玉奇的首级，又在

这个高杆上挂上了另外一颗人头。这颗人头不是别人的，正是乌龙镇伪区长，“活阎王”潘成龙的亲爹——“潘扒皮”的脑袋。这真是一件轰动全镇的奇闻啊！东城楼上的巡逻哨兵，看见老太爷的吃饭瓢不知何时被人割掉，挂上了高杆；再顺着高杆往上一瞧，他们的“狗牙旗”也被换成了农民暴动队的大红旗，顿时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、腿肚子转筋、脊梁沟里直流冷汗。真是魂飞三千里，魄散九云霄哇！他们哪敢怠慢，急忙给潘成龙去报信。潘成龙刚把农民暴动镇压下去，洋洋得意，自以为高枕无忧了，昨天晚上打牌到半夜，早晨睡懒觉，此刻正搂着小老婆“十里香”做春梦呢。一听手下人报告说他老子“潘扒皮”被杀，真是凉水浇头，当头一棒！顿时眼冒金星，五脏气炸。他急忙推开“十里香”，披上衣裳，叫过来管家潘六，打手胡二鼠，骑上快马，带了十几个护身卫兵，快马加鞭，赶往东寨门外。

潘成龙到了现场一看，东门外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，人流从四面八方往当中汇集。老百姓一个个心花怒放，喜笑颜开。潘成龙气坏了，他那张大冬瓜脸，由黄变紫，由紫变绿，充满了杀气。管家潘六，领会主人的意思，在马上气势汹汹地抡起鞭子，奔人群连抽带打：“他妈的，看什么？滚开，滚开！”哗，人群往两边一闪，谁也不肯走，躲远一点，瞧热闹。潘成龙穿过人胡同，来到旗杆底下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仰脸看看老子血淋淋的人头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这老小子，平时跟他爹争权夺利，争风吃醋，他爹死了，这么多人看着不哭两声，怕人笑话，来个羊羔

吃奶，扑通跪下，放开驴嗓子干嚎：“爹呀啊！你老死得太冤了。不孝之子来迟一步，让你老受害，在天之灵，不要远走，待我抓住凶手，把他万剐凌迟，为你老报仇！”他正哈哈呢，潘六叫打手胡二鼠把“潘扒皮”脑袋卸下来。胡二鼠不爱干这活，死人脑袋怪吓人的。管家发话，他又不敢违抗，只好硬着头皮爬上旗杆，摘下人头。他右手抱旗杆，左手提搂着“潘扒皮”的人头，他嫌脏，只抓几根头发，往下一出溜，身子一动，那几根头发断了，人头从上边叭嗒掉下来了。真巧，正打在“活阎王”潘成龙脑袋上。潘成龙以为他爹显灵了呢，吓得嗖地一下窜起来：“我的爹呀！”看热闹的人，憋不住地乐呀！

潘成龙不哭了，叫打手把人头收拾起来。抬头看了看，旗杆上迎风飘摆的那面暴动队的大红旗，冲白狗子一挥手：“废物，站着干什么？！还不快把它降下来！”“是！”两个白狗子一拉绳子，哧哧几下子就把这面大红旗降了下来。潘成龙走过来，啪！一把夺在手中。他想把红旗撕碎，撕了几下，没撕动。气得他喇啦摔在地上。这时候潘六派人又从镇里拿来一面他们的“狗牙旗”。潘成龙下令：“快升起来！”“是！”白狗子手忙脚乱，把“狗牙旗”绑到绳子上，一点一点往上升。老百姓刚才挺高兴，这会儿一看“狗牙旗”又要升上去了，心里不好受，脸上收起了刚才看人头时候的笑容。潘成龙看着徐徐升起的“狗牙旗”，一阵狂笑：“哼！你会换，我也会换！有种的，再当我面换换！”老百姓敢怒不敢言，谁也不吱声，静得

吓人！眼看“狗牙旗”快升到顶了，忽听从人群中“嗖”的一声，飞来一支箭。这支箭射得可真准，正射在拴旗的绳子上。砰！绳子断了，唰！“狗牙旗”落在了地上。看热闹的群众一阵惊喜，心里暗暗称奇：“好！”

潘成龙一见升起的“狗牙旗”被人射落，也暗吸了一口凉气。当时咆哮如雷，连声嚎叫：“谁，是谁射的？！谁？！抓住他！”大管家潘六，狗仗人势，骑在马背上手里捏着鞭子，两只狗眼瞪得象铃铛一样，向人群里胡乱巡视，恨不能立刻把射箭的人找出来千刀万剐。“谁？谁干的？！明人不做暗事，有种的出来！”话音刚落，嗖！又飞来一箭，直奔潘六的面门。潘六正咋呼呢，箭来了。再想躲，晚了！噗！不偏不歪，正好射中潘六的左眼。“啊”！疼得他一声惨叫，“扑通”一头栽在地上。旁边的白狗子们吓得全趴下了。怕再射来飞箭，断送性命。潘成龙吓懵了，又故作镇静：“谁？抓住他！”就在这时，从人群中窜出一个小孩。年约在十二三岁，长得墩墩实实。漆黑的头发，头发楂立立着；黑红脸膛，透着刚毅；两道眉毛又浓又密，在眉心挽个小髻髻；一对大豹子眼睛，象两颗黑宝石；高鼻梁，鼻尖挂着汗珠；紧咬下嘴唇，咬出了血印；上身着补满补丁青色对襟小袄，下身穿露着腿肚子的灰布单裤；光着脚，身上斜背着一张弓；腰里系根绳子，后腰别了几支箭。这孩子踉跄几步，跑到旗杆下，趁着敌人慌乱之际，猛地一脚踢倒胡二鼠，拣起地上那面红旗，跑到潘六那匹马前，

缰绳勒住笼头，一个虎跃，噌，纵身跨上马背，用脚在马肋上使劲一磕，双腿一夹马肚子，那匹马“唉儿……”暴叫一声，四蹄生风，翻蹄亮掌，“踏……”好似离弦的箭头一般，驮着这个小孩，飞奔而去。

那么杀“潘扒皮”、换人头、箭射“狗牙旗”、打瞎潘六眼睛、抢战马飞奔而去的这个孩子是谁呢？他就是暴动队长张玉奇的独生子，名叫张小虎。小虎今年十三岁了，父亲以打猎为生，母亲身体虚弱，经常有病，三天两头起不来床。虽然张玉奇很能干，但苛捐杂税加上多病的老婆，他就是再能干也难以维持三口人的生活。因为家穷，虎子十岁就到潘家当马倌，给“潘扒皮”家放马。十岁的孩子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早出晚归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身上到处是鞭抽棒打的伤疤。虎子在放马的时候结交了几个小伙伴，偷偷地学习练武打拳、舞枪弄棒、拉弓射箭。因为常年跟马在一起打交道，摸透了马的脾气，三年光景，练就了一身马上的硬功夫，什么“八步赶骡”呀、“金刚铁板桥”呀、“镗里藏身”呀，都会！跨上马穿山跳涧，如走平地；在马上拉弓射箭，能百步穿杨，加上他胆大、有主意，小伙伴们都很佩服他。

张小虎还有个邻居叫韩木匠，跟他爹爹很要好，情同手足，交情至深。韩木匠有个女儿韩铁妮，比小虎还小两岁。张小虎放马时常跟铁妮在一起玩，帮家拣磨菇、挖野菜，可称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两家老人也说：“这两个

孩子，天生一对。”半年以前，韩铁妮为债务所逼，被拉进了潘府当丫头。过年时，因为弄打了一只细瓷碗，被潘成龙的小老婆“十里香”用掸子把她毒打了一顿。当时，韩铁妮夺过掸子杆，一用力给撅折了。这下子捅了马蜂窝，潘六过来用皮鞭子一顿抽打。把韩铁妮打得奄奄一息，只剩下了一口气，被扔到了后花园里。张小虎放马回来，听说了铁妮被打的情况，半夜里偷偷来到后花园，悄悄地把铁妮救了出来。不敢回家，一直背到乌龙山。乌龙山有一个凌云洞，凌云洞地方隐避，不易被人发现，洞里地方挺大，张小虎就把铁妮藏到洞里，然后下山回家去给韩家送信，顺便到山下再弄点草药和吃的来。谁知道下山回家一看，自己家和韩大叔家的房子全被烧了。一打听才知道，爹爹和韩大叔搞暴动失败了，全牺牲了。村里的十几户人家多半是暴动队员，潘成龙为了斩草除根，到这儿把村庄洗劫一空。张小虎的母亲和韩铁妮的母亲被潘成龙用绳子吊到梁上，活活地烧死在房子里！邻居见小虎回来，把他拉到屋里，讲述了他们两家老人被害的经过。张小虎一听说父亲的头被挂上高杆示众，当时心如刀绞，牙关紧咬，誓报父仇。他忍着悲痛，把一面烈士鲜血染红的暴动队红旗揣在怀里，找来他的好朋友毛旦，两人偷偷地进了乌龙镇。一打听，“潘扒皮”当晚在寨外一个绅士家喝酒，就中途等候，把这个老贼和一个护兵给干掉了。然后，又来到东寨门外，趁岗楼上的伪兵打盹，巧妙地把人头和旗都换了。张小虎把父亲的人头埋葬好，培上圆

坟，在坟前痛哭一场。打发毛旦回家。天快亮了，他想进镇再找潘成龙去，赶巧潘成龙要换旗，可把虎子气坏了。这才张弓搭箭，射落“狗牙旗”，射瞎潘六的左眼，夺马逃走。“活阎王”潘成龙认出是张小虎了，发疯般在后边紧紧追赶。张小虎见势不好，打马如飞。看他那腾空飞跃的雄姿，好似神话中的小哪吒架起风火轮一般，嗖、嗖、嗖，一眨眼间，已经跑上了枫树岗。

潘成龙在后面猛追：“快，快，别叫这个小崽子跑了！”大路上尘土飞扬，烟雾滚滚，半空中枪弹“嗖嗖”呼啸。张小虎两手抓住马鬃，身子贴在马背上，两耳生风，往前奔跑，潘成龙越追越近。小虎马上加鞭，穿过枫树林，向岗下奔去。这岗下是一片开阔地带，没有半点藏身之处。张小虎催马下了山岗，潘成龙带人就上了山岗。他们居高临下，冲着虎子叭叭叭放起枪来。突然张小虎觉得肩头一热，一股鲜血流了出来，染红了衣襟。糟糕！中了敌人子弹了。张小虎咬牙忍痛，身子一歪，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。

小虎在马上定了定神，暗想：“说啥也不能叫他们抓住，铁妮还在山洞里等我呢。我还要杀潘成龙替我爹我妈报仇呢。”想到这儿，他抖起精神，纵马前奔。呀！前边一条大河拦住去路。这条河叫滚龙河。河面很宽，水流湍急。前有大河拦路，后有潘成龙的追兵。怎么办？宁可淹死，也不能被抓。想到这儿，张小虎朝马背啪的一掌，这匹马纵身跳进滚龙河，连人带马

劈波斩浪，眨眼到了河中间。

潘成龙带人赶到，急得他在岸边腾腾直蹦：“快放枪，快放枪！”霎时枪声大作，弹如急雨。就见虎子连人带马往下一沉，滚龙河翻起一阵血浪。要知虎子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